2026.11.19 星期四
责编：谢卫东 美编：郝莎莎
现代快报+

399元的爆火，明星同款遇冷

羽绒服市场冷热不均，商家拆解成本账

天气转冷，羽绒服进入销售旺季。

但与往年“涨价”成为单一关键词不同，今年的羽绒服市场呈现出明显的“冷热不均”。

一边是399元的山姆、北大文创羽绒服卖断货，另一边某品牌2000多元的明星同款羽绒服却遇冷。

11月17日，在羽绒供应行业深耕近10年的田稀告诉记者，自己专门去山姆买了3件羽绒服实地查看，她认为：“这不是简单的选择低价，而是款式和需求两极分化，消费者正为信任和真实需求买单。”

据红星新闻



田稀实地了解羽绒服市场情况
图由受访者提供

羽绒服市场冷热分化：基础款受追捧，高端品牌销量冷清

近日，有关羽绒服消费市场“两极分化”的讨论成为热点。

记者注意到，山姆、胖东来等渠道两三百元、充绒量较高的基础款羽绒服受到消费者追捧，而部分高端品牌两三千元的明星代言款销量则相对冷清。

不止下游消费市场，上游商家和供应链端，也有同样的感受。“今年所有的服装客户，不管是做电商的还是做实体的，都明显感觉到羽绒服销售的两极分化。”田稀对记者说。

田稀在全国最大的单品类羽绒服专业市场——平湖市场有着自己的羽绒工厂和品牌，已经深耕羽绒供应行业近10年。

她举了一个例子，其工厂供货的一家直播商家，有一款非常基础的女装羽绒服今年卖爆了，一共做了16万件；而另一款有设计感的羽绒服做了5000件，目前只卖了200件。“我们讨论出来的结论是消费者需求变了，更注重实际需要，而不是觉得好看就冲动下单。”

这一分化并非个例。田稀提到，她身边也有商家反映库存偏高、让利出货，但她认为今年市场整体并不差，问题出在部分商家忽略了消费者需求的变化。

对于山姆399元的羽绒服遭抢购的现象，田稀自己也感到好奇。17日上午，她专门去山姆买了3件羽绒服实地查看，发现在平湖市场也不缺类似的产品，甚至性价比更高，“399元甚至可以买到90鸭绒、1000+清洁度、100+蓬松度的基础款”。

为何有些白牌产品性价比不低，却往往卖不过山姆、胖东来？田稀说：“消费者不会为这些白牌买单，因为没有信任背书。”

经营羽绒服、棉服工厂十多年的张先生也有相同感受。“在山姆花399买到羽绒服，能保证是真的，但对比保暖程度和外观款式来说，只是一个入门的引流款。”他认为，对于消费者来说无品牌或小品牌没有可信度，山姆和胖东来有信任标签，才会导致这种现象。

销量分化的背后：成本上涨，消费需求更真实、理性

终端分化背后，羽绒服的成本结构是绕不开的话题。

羽绒是养鸭的副产品。由于此前猪肉价格下跌，替代效应导致鸭肉需求减少、养殖量下降，鸭绒供应随之收缩，价格飙升。90%白鸭绒从2019年约17万元一吨，涨到2025年峰值的58万元一吨，最高涨幅240%。

今年以来，鸭绒、鹅绒价格和加工费同比上涨明显。田稀说，今年绒价和加工费同比去年同期上涨了30%~40%，但传导到终端并没有同比涨那么多。据其观察，平湖市场整体只涨了20%~30%，不少商家压缩了自身约10%的利润。

“卖299元的90绒排骨带帽款，到商家手里最多也就20块钱利润。”田稀说。

她以一件399元、80绒、充绒300克的羽绒服给记者拆了一笔账：羽绒成本按0.40元/克计算，300克约120元，占售价约30%；平台的退换货、运费险、运费等合计80~100元；面料按16~17元/米、长款用5米计算，约100元；辅料约10~15元。仅这几项合计已超过300元，尚未计入投流、房租和退货损耗。

有市场声音认为，羽绒服行业正在经历一次“价值回归”，消费者不再为故事买单，开始为参数买单。红星资本局注意到，在社交平台上，对着吊牌比参数、对着测评算每克绒多少钱，正在成为不少消费者的选购习惯。

在从业者看来，消费者今年并非“消费降级”，而是需求变得更真实、更理性。

这种变化并非凭空发生。一边是“千元羽绒服充绒仅数十克”的高价低配现象被反复讨论，一边是直播间宣称“95鹅绒”实际检测只剩两成鸭绒。田稀对红星资本局表示，近年来飞丝冒充羽绒、虚标绒子含量等负面新闻频出，也在倒逼消费者更看重参数和信任。

接娃家长劝阻吸烟反遭质问：你管得着吗

校门口“二手烟”管控难题何解

近日，有天津、江苏扬州等地的家长向记者反映，他们在学校门口等候孩子放学时，发现部分家长吸烟产生二手烟，可能会影响学生的健康。有市民劝止吸烟者时发现，约八成吸烟者会听劝灭烟，但也有约两成吸烟者拒绝灭烟，甚至有人反问：“你管得着吗？”北京市控烟协会原会长张建枢认为，通过学校、街道、公安以及卫生部门合力进行管理，难题可逐步得到解决。

据红星新闻



视觉中国供图

3名家长两人听劝1人拒绝

在一段90秒的视频中，天津市民梁冰先后劝了3名在学校门口吸烟的家长尽快灭掉手中的烟，以免二手烟影响到即将放学的孩子们。其中两人听到劝告后，很快就把烟熄灭了。但另有一名家长不但拒绝听从梁冰的建议，还反问：“吸烟只能去卫生间吗？你管得着吗？”

梁冰是一名学生的母亲，平时经常要到学校门口接孩子。她注意到，一些家长会在等孩子的时候不停吸烟，她觉得二手烟对每一个孩子都是健康隐患，因此开始独自当起了校门口的“禁烟志愿者”。

“大爷，您好。一会儿孩子们就出来了，咱们不要在这里吸烟好不好？”“您看这边孩子特别集中，下次换个地方吸好不好？”梁冰提供的视频中，她会用非常礼貌、平和的语气去劝阻吸烟的家长，有人听到后会立即灭烟，但也有人不但不灭烟，反而对梁冰恶语相向。

梁冰告诉记者，在她的观察中，平时校门口等孩子的家长中，大约会有5%的人在吸烟，其中大多数是年纪较大的老年人。“一般来说，中年人比较听劝，老年人里有些比较顽固。”

经过劝阻，大约80%的吸烟者都会主动配合灭烟，但仍有约20%的人不顾劝阻继续吸烟。

患哮喘孩子为避二手烟不上延时课

近日，江苏扬州市民徐女士也遇到类似的困扰，她的孩子在当地一所小学就读，之前几年都是孩子爸爸负责接送，但这两年孩子爸爸换了工作地址，因此改由徐女士负责接送孩子。

徐女士称，学校学生数量很多，平时一到放学时间，校门口的街上会聚集两三百名家长。而校门口的道路不宽，因此每到放学时间校门口几乎是人挤人。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家长不但等孩子时会抽烟，甚至还会一边抽烟一边去孩子们的队列里接孩子，这让她非常担心二手烟给孩子们造成影响。

“我孩子班上还有个小朋友，是患有哮喘的，因为怕遇到抽烟的人，平时都要很早来学校，不让孩子上延时课，只为尽快把孩子接走。”徐女士说。

她表示，此前她曾将这些情况反映到网上，当地管理部门回应称，学校将通过班级群及家长群加强宣传引导，请家长在接送孩子的公共区域尽量不吸烟。

小学前校长：事发地在校外，家长身份也成管理难题

北京一所小学的前校长刘女士对记者坦言，校门口的家长抽烟是一个长期现象，她也希望能够对此加以管理，但实践中学校却很难开展相关工作。

刘女士称，对于社会人士来说，校门是学校管理权限的边界。“校门外按规定就不属于学校能够管理的范围，而且抽烟的人基本都是学生家长，学校无权去管理家长。因此哪怕学校想要禁止家长等孩子的时候抽烟，也很难去落实。”

刘女士表示，学校一般只能在家长群里发布倡议书，劝告家长们在等候时尽量不要抽烟，或者在家长会上向家长们提建议，但这些倡议和建议并不具备任何强制力。

控烟专家：法律明确未成年人集中活动场所禁烟

11月17日，北京市控烟协会原会长张建枢向记者表示，其实早在2023年时，北京市控烟协会就曾组织志愿者对北京多所学校门口学生接送时段的吸烟情况开展了调查，发现约7成学校和幼儿园的门口或家长等候区能看到家长吸烟现象。

张建枢表示，确实很多人认为校园外的等候区域在法律上存在一个模糊地带。但其实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有规定，任何人不得在学校、幼儿园和其他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公共场所吸烟、饮酒。“结合这个规定来看，家长等候的区域哪怕是在室外，也是应该禁止吸烟的。”

但张建枢也表示，包括学校在内，在落实管理方面确实还存在一些难题，但各方仍然有很多方法可以去尝试。“之前北京市控烟协会曾组织志愿者去学校附近开展劝阻工作，告诉抽烟的家长，为了孩子们的健康不要抽烟了。我们还在墙上、地上贴了相应的提示标语。做了这些工作之后，能观察到情况有明显的好转。但一段时间不坚持，效果可能就没有了。”

“只要有人来管，就会有效果。”张建枢说。